潛研堂文集

潛研堂文集卷二

嘉定錢大昕

論

春秋論

春秋褒善貶惡之書也其褒貶奈何直書其事使人之善惡無所隱而已矣曰崩曰薨曰卒曰死以其位爲之等春秋之例書崩書薨書卒而不書死死者庶人之稱庶人不得見於史故未有書死者此古今史家之通例非褒貶之所在聖人不能以意改之也魯之桓公宣公皆與聞乎弑者也其生也書公其死也書薨無異詞文

姜淫而與聞乎弒者也其生也書夫人其死也亦書薨
書小君無異辭書薨者內諸侯與小君之例也非褒之
也春秋不奪之也然猶可曰此為君諱爾公子遂之弒
其君之子季孫意如之逐君皆大惡也其死也亦書卒
無異辭書卒者內大夫之例也非褒之也春秋不奪之
也然猶可曰此為宗國諱爾吳楚僭王之君也鄭伯寤
生射王中肩者也宋公鮑與聞乎弒者也其生也書爵
其死也書卒皆無異辭書卒者亦諸侯之例也非褒之
也春秋亦不奪之也弒逆之罪大矣以庶人之例斥之
曰死可乎曰不可是諸人者論其罪當肆諸市朝僅僅

夷諸庶人不足以蔽其辜論其位則彼固諸侯也大夫
也夫人也未嘗一日降爲庶人而我以庶人書之非其
實矣紀其實於春秋俾其惡不沒於後世是之謂褒貶
之正也後之學春秋者乃有書死之例其說本於檀弓
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史家未有書君子之死曰終者
而獨書小人之死吾不知其何義也古書未有以死爲
貶詞者以舜之聖而尚書曰陟方乃死死果不美之名
乎孔子曰予死於道路乎又曰予殆將死也孔子胥以
小人自居乎死而不朽謂之令終尚書謂之考終命否
則徒死而已檀弓之言與曾子啟手足之意相近非爲

紀事者言之也顏子大賢也而論語書之曰死且屢書不一書莊子老氏之徒也而其書有曰老聃死皆非貶詞也褒善貶惡之義莫備於春秋謂春秋之法有所未備而以意補之豈後儒之識能加孔子之上乎黃或曰先儒所重者書善惡惡之大義自我作古不必因乎春秋曰人之善惡固未易知論人亦復不易班固以上中下九等品古今人後世猶且嗤之況以死與卒二者定君子小人之別其權衡輕重果無一之或爽乎揚雄之仕於莽於去就固不無可議然方之劉歆甄豐之徒何如方之莽操懿裕之徒又何如有王者起而定其罪輕

重必有別矣操懿尚不能槩以死書之何獨責於雄哉後漢之名臣曾仕莽者不少執此例而充類至盡史之得書卒者少矣有書有不書是爲同罪而異罰後人求其說不得則上下其手壹以法吏舞文之術行之此又非作者之意也稽之於古書死未足爲貶詞即以其例求之則予奪之際殊未得其平而適以啟後人之爭端故曰明乎春秋之例可與言史矣

春秋論二

昔唐吳兢撰天后本紀次高宗下而沈既濟非之以爲當合於中宗紀且引春秋書公在乾侯之例請每歲書

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所以
正名而尊王室也當時議竟不行至紫陽綱目出始采
其說每歲首書帝所在又嫌於用武氏紀元乃虛引嗣
聖年號自二年訖二十一年至神龍反正而止於是唐
無君而有君中宗無年號而有年號後儒推衍其例以
夏少康始生之歲爲元歲而夏之統不中絕又有議引
漢孺子嬰居攝之號而黜王莽紀元以存劉氏之統者
此亦極筆削之苦心而稱補天之妙手矣謂如此而合
於春秋之指則愚竊未敢以爲然也魯昭公之出也魯
未嘗立君魯之臣民猶君之也若齊若晉猶以諸侯之

禮待之也昭雖失國而未失位故生稱公葬稱我君自二十六年至三十二年皆昭在位之年也非春秋強加之也昭之喪至自乾侯而嗣君始卽位於柩前明乎魯人猶公之也公之號未替故春秋據實而書之非已降而虛尊之也昭公之在外者七年而歲首書公在者三其始居於鄆鄆本魯地則猶在國也故不曰公在鄆也乾侯非魯地則譏而書之猶襄公二十七年書公在楚也此亦方策之例非春秋之特筆也唐之中宗尊號已去此山陽公陳留王之類也武氏篡奪已成其紀元也猶晉秦始宋永初之類也沈氏欲以春秋昭公之事例

之是不然矣或曰武氏雖篡唐之臣民未嘗忘唐也緣臣子之心而書之奚爲不可曰漢之亾其臣民亦未忘漢也今有編漢魏之年者改黃初二年爲建安二十六年歲首書曰帝在山陽邸以爲緣故臣之心而書之可乎不可乎頃在京師優人有演南陽樂傳奇者諸葛武侯臥病五丈原天帝遣華佗治之病卽已無何遂平魏吳誅其君及司馬氏父子觀者莫不拊掌稱快唐中宗嗣聖紀元之有二十一年此南陽樂之類也或曰晉之東也河西張氏稱建興者至四十餘年唐之亾也河東鳳翔稱天祐者二十年古之人固有虛稱年號而無其

實者矣曰史者紀實之書也當時稱之吾從而奪之非實也當時無之吾强而名之亦非實也建興天祐之君已亾其紀年已替然一方固猶稱之矣河西之人知有建興不知有建武太興也河東鳳翔之人知有天祐不知有開平貞明也敘一國之事用其本國之元自古良史之法固如此嗣聖紀元止一年耳自二年以至二十一年皆後人强名之而非其實也非史法也自古以攘奪而立國者多矣幸而統一寰宇則不得不純以天子之制予之要其篡奪之惡自不可揜不係乎年號之大書與否也若云絀其年號以貶之則書其年號者卽爲

褒之也如晉如隋又何褒焉武氏之惡極矣後世小夫婦人無不醜之不待繼其紀元而後亂臣賊子懼也紀嗣聖之年不能不紀武氏之篡唐祚之中絕非後人之筆得而存之也審矣彼中宗者以嫡嗣而承大統不能防閑其母使國祚移於外家此唐之罪人也論春秋之義當在貶斥之例唐之臣子不得已而以中興稱之後之論世者無故而虛加以尊號者廿年是亦不可以已乎既濟唐臣惡周之厠唐而爲中宗諱尚爲有說後儒遂以爲春秋之例如此是誣經也

大學論上

昔孔子告曾子一以貫之之道後世尊之以曾氏爲得孔子之傳禮記大學一篇漢唐諸儒皆不詳何人所作朱子疑其出自曾氏第於古無所攷學者猶疑信參半然予讀大學書與忠恕一以貫之之旨何其若合符節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又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荅反其敬行有不荅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古之治天下國家者未有不先治其身者也身之不治而求治於

民所謂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者也非忠恕之道也天子以至庶人其分不同而各有其身即各致其修身之功故不曰治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德者人之所同有也以一人治天下不若使天下各自治其身故曰與國人交天子之視庶人猶友朋也忠恕之至也天子修其身於上庶人修其身於下不敢尊己而卑人不敢責人而寬己不以己之所難者強諸人不以己之所惡者加諸人夫然故施之於家而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無辟也施之於國與天下而上下前後左右無拂也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一人之身盡天下之情絜矩

之道卽修身之道也由身推之而至於家由家推之而至於國由國推之而至於天下吾道一以貫之而已矣忠恕而已矣大學之功始於致知格物物有本末格物者格此物也致知者知本之謂也自忠恕之道不講而治與道分本亂而求末之治所由與唐虞三代之治異矣

大學論下

大學論平天下至於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帝王之能事畢矣然而所好之不可不愼也民之所好者利而上亦好之則必至奪民之利利聚於上而悖出之

患隨之矣夫利之爲言賴也上下所賴以用者惟財而
財之源出於土有人而土可治土治而出賦稅以奉上
財用於是乎不竭有小人者刱爲理財之說謂可不加
賦而國用足也於是陰避加賦之名陽行剝下之計山
海關市之利籠於有司日增月益曰吾取諸商賈非取
諸民也然商亦四民之一上之取於商者途多則貨益
昂而民之得貨益艱商未病而民已病矣又刱爲節用
之說謂吏俸可減也簿書期會之間小有違失可奪其
俸以示儆也大吏無以自給則取之小吏小吏無以自
給則仍取之民雖不加賦較之加賦殆有甚焉大學一

篇極言以利爲利之害初無一言及於理財朱文公釋此章之意云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正謂同好惡之君子當好仁而不可好利耳天下之財自足供天下之用財者天之所生上與下共之者也上不多取於下則下不覬覦於上上下各安其欲而無自利之心吏不貪殘國無姦盜此久安長治至易至簡之道也聖人豈有它謬巧哉

皐陶論

蘇子瞻曰當堯之時皐陶爲士師將殺人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皐陶執法之嚴而樂堯用刑

之寬此非堯與皐陶之言也蘇氏以意度之而後人多稱之甚矣蘇氏之失言也記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夫所謂盡心焉者準乎情酌乎理而斷之以法審之於用法之先而持之於定法之後殺之法當殺也非有司所得而殺也宥之法當宥也非天子所得而宥也天子以三尺法付之士師而士師即奉斯法以從事一出一入民之生殺繫焉法當殺而故出之是之謂縱法當宥而故入之是之謂濫天子之不可以縱姦而士師之不可以濫殺也夫人而知之矣且以堯之聖而舉皐陶以爲士師非以其用法之公

而當乎如其公而當也臯陶曰殺之堯亦曰殺之而天下不病堯之好殺臯陶曰宥之堯亦曰宥之而堯亦不咎臯陶之好名孟子不云乎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若夫畏其臣而樂其君此叔季之事非至治之世所宜有也古之稱執法者莫如臯陶臯陶而曰殺之必其法之不得宥者也而堯乃軌法而宥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臯陶亦可辭士師而去矣或曰臯陶非不知其可以宥也欲恩之出於上耳夫恩出自上非大公之治也帝王之治天下如天地然春溫秋肅造物不居其功賞慶刑威朝廷不矜其斷惟無私

而已矣人有罪而殺之可矜而宥之皐陶之仁即堯之仁也士師得其職而天下無寃民天子之仁孰大於是顧沾沾焉侵有司之權活數人之命以市恩於天下曾謂堯之聖而爲之哉欲恩之出於己而委怨於有司是上賊下也計恩之必出於上而鍛鍊周內以入人之罪四海之大其麗於法者多矣天子雖甚聖神安得人人而平反之是下賊上也上下之閒以術相欺刑罰之不中必自此始矣故曰此蘇氏之失言也或曰蘇氏之言葢有所本矣記云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非宥

之三而何曰周禮有三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秋官司刺掌之矣大司寇告獄成其合於三宥者三公與司寇先平斷之而後稱王命以宥之耳非有司欲殺之而王特宥之也若夫文王世子所云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者乃公族有罪之法固不可援以為證也

馮煖論

古之為大臣者公耳忘私國耳忘家君推誠以任下臣盡力以報上循乎理之所當然而未嘗求餘地以為藏身之固以故功成名遂而身益安予讀戰國策見馮煖

爲孟嘗君謀三窟事何其識之鄙而謬也夫孟嘗君之於齊有公族之親有相之尊不務治國愛民爲先而徒招致任俠姦人爲之食客欲假其譎詐要譽一時以長享薛邑之奉此其識量凡近固難以古大臣之義責之而士之能以古人自待者亦安肯留門下幸食與雞鳴狗盜者比肩然則爰之依附孟嘗君而爲之謀三窟也固無足怪雖然其所爲謀者則已左也夫相齊而不能自安以讒謗之身而守區區之薛雖得民何益秦齊之讎也不容於齊而求之秦秦未信也而齊之疑滋甚傳曰邑有先君之廟曰都春秋以降強臣之據大都而復

其家者何可勝數曲沃晉之宗廟在焉而欒氏以亾吾未見立廟之可以存薛也設有讒人交構其間而聲其罪以責之則市義之名已非人臣之義而貳於它國罪且不容誅或援大夫不得祖諸侯之禮將以立廟爲僭有是三者孟嘗君且重得罪於齊又安得以一日高枕而臥乎大臣之道禍福當進之度外別無自全之策仕而營三窟未有能免者也戰國之際法網尚疎故孟嘗君幸而得免而後人以爲煖之力豈不謬哉

鼂錯論

漢文帝時鼂錯上書請以術數敎皇太子拜太子家令

太子家號錯爲智囊及景帝卽位錯益貴用事謀侵削諸侯吳楚兵起以誅錯爲名錯竟要斬東市烏呼景帝可謂失刑矣雖然錯固有以致之也古之人君於其臣也尊之信之禮貌以待之故臣不挾術以干君君亦不忍徇利而棄臣春秋以降主益替臣益驕於是始有倡爲刑名之學以救時之弊以尊君而抑臣者商鞅以之強秦而卒以自亾秦人用鞅之法幷天下愈益任法蒙恬李斯皆將相久任事秦以法誅之若刲羊豕然古之能尊其君未有如秦者也秦以胥史僕隸待其臣而臣於秦者亦盡頑頓無恥無有與上同休戚者商鞅之法

不獨自亾而終以亾秦矣漢文寬仁待下而鼂錯以刑
名進錯知帝不能盡用因請以術數教太子葢知太子
之猜忌而投其所好也天子在而自結太子錯自此見
輕於太子矣吾聞以仁義治天下未聞以術數治天下
以術數者好殺而不信其臣者也錯之對策擬漢文以
五帝謂羣臣莫能及而勉以躬親其事盎導其君以驕
也君驕而侵臣之職於是乎任法而不任臣以臣爲不
足任也故殺之而不悔此錯之所謂術數矣錯之說不
用於文而用於景錯欲傾諸大臣而中之以法而景帝
乃卽以此術殺錯何也吳之反謀非一日矣帝之與錯

謀吳非一日矣帝之所忌者惟吳而錯欲因以謀楚趙諸國則非帝本意也帝方倚錯爲智囊而錯請非侵削諸侯則天子不尊而宗廟不安帝之排衆議而任錯將以制七國也七國反錯無以制之帝知錯之不足任也而誅錯之謀成矣且錯之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噫漢之羣臣舉不可信錯獨可信乎將兵者不可信居守者又可信乎使天子將不可信之臣以行而天子亦安肯留不可信之臣以守此一議也景帝固疑錯之有異志矣不然要斬極刑也孥戮慘法也果用爰盎之計殺一錯可以謝七

國何忍加以要斬且并其父母妻子同産盡置之重辟哉錯謂羣臣不可信故誅錯以安軍中諸將之心此景帝之術數卽錯所教也禮有議貴議能之例而法家絀之惡其法不立也法在必行錯所受申商之學如是庸詎知適以自禍也是故任刑之君常至於亂國任法之臣常至於殺身鞅斯慘礉而秦速亡蕭曹清靜而漢後滅錯之不幸見誅漢之幸也不然以景帝之猜忌而錯以刻深輔之幾何其不爲亡秦之續矣

何晏論

昔范甯之論王輔嗣何平叔也以爲二人之罪深於桀

紂晉書旣載其文又以崇儒抑俗稱之烏呼甯之論過矣史家稱之抑又過矣方典午之世士大夫以淸談爲經濟以放達爲盛德競事虛浮不修方幅在家則喪紀廢在朝則公務廢而甯爲此論以箴砭當世其意非不甚善然以是咎嵇阮可以是罪王何不可史載平叔爲尚書奏言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愼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是故人君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不聽遠佞人而弗近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爲後世法予嘗讀其疏以

爲有大儒之風使魏主能用斯言可以長守位而無遷廢之禍此豈徒尚淸談者能知之而能言之者乎若夫勸曹爽黜司馬懿此平叔之忠於公室也爽固庸才不足與斷大事不幸爲懿所害魏之國是去矣輔嗣位雖未顯而見知於平叔尤深當亦非厪以浮譽重者甯柰何不致其本末而輒以膏粱傲誕利口覆邦詆二人者哉自古以經訓顓門者列於儒林若輔嗣之易平叔之論語當時重之更數千載不廢方之漢儒卽或有間魏晉說經之家未能或之先也甯既志崇儒雅固宜尸而祝之顧詆以罪深桀紂吾見其蔑儒未見其崇儒也論

者又以王何好老莊非儒者之學然二家之書具在初未嘗援儒以入莊老於儒乎何損且平叔之言曰鬻莊軀放元虛而不周於時變若是其不足乎莊也亦毋庸以罪平叔矣陳壽之徒徒以平叔與司馬宣王有隙而輔嗣說易與王肅父子異晉武肅之外孫也故傳記於二人不無誣辭而甯復倡爲大言以詆之恐後人惑於其說爰著論以駁其失焉

梁武帝論

治國之道如養生然養生者不能保身之無病而務求醫以藥之治國者不能必政之無失而務納諫以救之

是故血氣之強壯非不可恃也而諱疾而不愼者身雖強必夭人民之富庶非不可恃也而拒諫而自矜者國雖安必亾昔梁武帝以雄才手定大業在位四十餘年修禮正樂祥瑞畢臻迹其生平無大失德而終於國破身亾爲天下僇史臣以爲耄年委事權倖之故夫權倖之臣必乘人主之昏怠淫侈始得售其姦武帝博通經史洞盡物情不可云昏三更理事日昃就食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不可云怠布衣皁帳食無鮮腴五十外便斷房室不可云淫與侈且其時所稱權倖者不過朱异耳以言乎倖魼非閥籍之倫以言乎權亦非梁寶之亞侯

景之納降出自帝意而异特贊成之故帝終不以是咎异謂一异足以亾梁非篤論也然則梁何以遽亾曰梁之亾亾於拒諫而自滿也方刱業之始沈范周徐大都非骨鯁之彥護前之失休文已早識之及臨御日久舊臣彫落以爲天下皆莫已若也而惡人之讜言讜言不至於前則所用者皆容悅諂諛之徒無有爲梁任事者而梁之亾形成矣觀於賀琛之諫非甚激切而武帝口授主書誚讓幾二千言曰貪殘曰姦猾則詰其主名曰深刻曰煩費則窮其條目必使之謝過不敢復有指斥而後已烏呼武帝豈誠以長吏爲無一貪殘有司爲無

一深刻朝廷無一妨民費財之事也哉不過塗飾一時耳目以箝諫者之口謂可欺天下後世爾且其言曰我自除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年稔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夫天下之財止有此數正賦之外別有私蓄要皆國家之物帝與宮人非能辟穀豈有不食國家之食之理以是推之多見其僞而已矣夫琛所陳四事者雖中當時之弊猶不至於亾也病在自以爲是而惡人之言言事於人主之前人情之至難也引而進之猶懼其弗言責而怒之誰復爲言者以四海之大百司之衆無一人能爲朝廷直言而國不亾者未之有也何也正

人者朝廷之元氣也無直言則正人之氣不伸而夸毗體柔之徒進而用事虛美熏心實禍閉塞識者知有土崩之漸而宴然猶以爲金甌無缺也當此之時雖無侯景亦不免於禍何也元氣衰則百病皆得而殺之不必癰疽之能殺其身也雖然以武帝之聰明才略豈不知爲其身與其國計特以自信太過視諫諍之言皆浮而不切於務徒足以損己之名故拒之甚力也庸詎知禍之一至於斯哉是故有天下而能保之者必自納諫始

王安石論

世稱王安石誤用周禮而宋以亡非也安石曷嘗用周

禮哉記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禮者周官也曲禮者儀禮也晉韓宣子觀易象與魯春秋而知周禮之盡在魯安石立經義法廢儀禮春秋不用至詆聖人之經爲斷爛朝報而驅士大夫以習其所爲新經義者其妄且誕如此安知所謂周禮哉所以尊周禮者將以便其新法也六官之中大綱細目無所不備獨取泉府一官以證其青苗市易之法安石曷嘗用周禮哉安石之人對也勸神宗每事當以堯舜爲法而譏唐太宗所爲不盡合法度可謂責難於君矣及觀其詩有云今人未可輕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而其子雱遂亟稱鞅爲豪傑之

士夫鞅之所為三尺童子恥之安石將以經術致君堯舜而稱鞅不置何為乎安石平生好為大言欺當世一旦得君欲去舊臣及異己者而惟其所欲為於是亟變法令而以富強之說進又以為不託於聖人之法則無以堅人主之信而箝異己者之口此即商鞅之挾三術以鑽孝公者也其託於用周禮者安石之僞也予嘗論安石之學出於商鞅而鞅之法專而一安石之法緐而紛則才已不逮鞅自言其治之不如三代而安石藉口講學動必稱先王以掩其言利之名則鞅猶不若是之詐也此所以敗壞決裂不如鞅之尚有小效也范純

仁申中書狀謂其捨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講五伯富國强兵之術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蓋切中安石之病後之人重其文辭因欲未減其誤國之罪如公議何

洛蜀黨論

元祐之初東坡在翰林伊川在經筵海內方拭目望其登進伊川起自田間資望尚淺於經筵欲復坐講之制儼以師道自居固難久於其任矣蘇與程雖志趣不同亦斷無妒賢疾能之意乃以枉必市叔孫通之誚深恨切齒而其徒朱光庭等羣起而攻之當時溫申兩公初

更新法熙豐憸人屏居散地窺伺釁隙而光庭首摘東坡試館職策問以爲誹訕先朝爲詞此蔡卞章惇意中欲言而未敢言者而光庭首先及之其心特欲爲師報怨而紹述之禍卽此一言啟之卒之兩敗俱傷并其師亦入於黨籍而不復振譬諸鄉人有怨其鄰者持火往爇之而不虞燎原之餘延及巳之室廬祠宇而靡有孑遺也光庭之無遠慮未足深咎盛德如伊川何未聞出一言以阻之邪明道以忤王安石見黜乃言新法之行吾輩激成之豈可專咎安石東坡之於伊川不過口舌譏誚在大度者正可置之勿論何遽視爲不解之仇也明

道尚寬於安石而伊川不忍於東坡毋乃量之未廣也
乎夫摭語言文字之失陷人於罪縱使幸而得逞如吳
處厚之於蔡確猶爲士論所薄況洛蜀之隙其端至微
而光庭與賈易首先攻蘇以致朋黨之說牢固而不可
解久之爲姦臣藉口遂成一網打盡之局詩云誰生厲
階至今爲梗夫樹黨以攻蘇者程氏門人爲之蜀黨之
名亦賈易輩加之也以誹謗爲罪則必以紹述爲功光
庭輩不過借此名目斬於必去蘇氏非欲翻元祐之案
而其禍乃至如是之烈吾讀李氏續通鑑長編攷兩家
交惡始末未嘗不三歎息也

張浚論

昔子路問夫子以行三軍則誰與而夫子荅之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夫兵者凶器故戰爲聖人之所愼必有素定之謀而後爲之而必成有其志而無其時弗居其位可也有其時而無其才弗任其事可也豈有託忠義之名驅不教練之卒任不素習之將而僥倖於一試者哉宋之張浚志廣而才疎多大言而少成事迹其生平用兵有敗無勝此聖人所譏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而史家曲爲稱賛至以諸葛武侯相況何其擬之不於倫邪武侯於隆中問荅已謂曹操難與爭鋒欲收荆益以

爲根本旣而卒如其言及後主之世前後出師鞠躬盡瘁葢審乎己之智謀足以制敵而不制於敵卽未能一舉吞魏亦必無失地慼國之慮故任其事而不辭耳浚早年爲汪黃所引專攻李綱本非公論所與逮苗劉之變興師勤王致位樞密遂幡然以功名爲己任其始欲經略關陝意非不善也乃有李彥仙而不能救有曲端而不能用富平一敗五路盡失不得已爲保蜀之計旣而撤离喝入興元又不能固守俟其糧盡引退靦然以收復論功其進退無據亦已甚矣淮西之役旣奪劉光世兵權乃疑岳飛而不用欲以輕躁喜事之呂祉盡護

諸將鄜瓊既畔資糧盡空淮西之未失者特其幸耳隆興之初金主新立彼雖有釁我實無謀以垂暮之年驅難御之將傾國大舉裁得兩縣便卽潰敗此豈有老謀勝算者哉吾謂浚之無謀不待潰敗之時知之當其出師之始而已知之何也古之克敵者量力而進如善博者非勝弗投也桓溫嘗滅蜀矣劉裕嘗滅燕與秦矣不聞請移蹕以壯其聲勢也卽諸葛之北伐亦何嘗請後主幸漢中哉浚初經略陝西則請幸武昌矣其後用兵淮泗則又請幸建康矣武昌之議幸而不用建康之與臨安均爲偏隅浚既志在恢復而猶必假主威以作將

士之勇此其氣已怯其號令必不嚴固不待臨陣而知其無能爲矣彼將見澶淵之役以天子自將成功而不知眞宗全盛之時思陵播越之後事勢迥殊彼方畏金如虎而我欲借其虛名以當孤注之擲亦見其惑矣靖康之恥臣子一日不可忘身爲大臣自量無撥亂之才毋寧避位以俟能者否則竭生民之膏脂糜生民之血肉有損於邦國無益於君親況乎建議移都雖曰責難於君實欲分己之咎此尤無策之甚者未可以其負一時盛名而隨聲附和也

輪迴論

嗚呼始爲輪迴之說者誰乎其欺天誣神驅斯世而入于禽獸者乎夫天地之生人與生物同而人獨靈于萬物者以其有人倫也五倫以孝爲先人無愚不肖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以其身爲父母之身也故終其身而不敢忘父母自有輪迴之說而有今生之身有前生之身又有前乎前生之身推之至于無可窮皆即我之身即各有父母身死之後又有來生之身又有後乎來生之身亦推之至于無可窮亦即我之身而又各有父母於是乎視父母如路人不以爲恩而轉以爲累必出家學

佛而後可免于輪迴之苦此其惑人計甚狡而言甚巧矣而人之習其教者昧其可孝可弟之心甘爲不孝不弟之事靡然從之千有餘年而不悟可不爲大哀乎夫生死者人之常猶草木之春榮秋落也形神合而有身若色香合而爲花未聞花落而香留安得身亾而神在自衆庶摶生方士以長生誘之久而不驗釋氏後入中國乃謬悠其詞以爲形有去來神無生滅不受吾法即墮輪迴之苦駭聽之似亦導人爲善而不知其教人以不孝不弟之爲禍烈也或曰神氣歸于天形魄歸於地形與神既非一物則神亦可不滅曰始死之際魂魄相

離雖有升降之殊終無久而不散者先王知鬼神之情狀故制祭祀之禮使有所歸而不爲厲承祭者必其子孫子孫與祖父氣相嬗也非其族弗祭氣不屬也若如釋氏所言昔爲張甲之父今爲李乙之子風馬牛不相及矣何以祭爲易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禍福皆人所召而作不善者禍及其身甚則及其子孫感應之理昭然可信也今其言曰前生作惡今生受苦是張甲之惡移禍於李乙之家傎到孰甚焉此非導人爲善乃勸人爲惡耳且輪迴之權誰實司之將穹蒼自主之耶抑將設官分曹具簿籍置胥徒一

校其違失視下界官司繁劇且百倍耶此其說難以欺三尺童子而世之粗讀儒書者亦或妄聽而深信之是誠何心哉先儒言老氏近於楊釋氏近於墨以予觀之釋氏亦始終爲我而已惡覩所爲兼愛者彼其棄家而學道并父母亦不暇顧而唯求己之不入輪迴是視己重於父母也就使果證上乘亦唯一己得大自在於衆生何與焉一生受人供養自覺素餐乃借普度衆生爲辭以誑惑檀越詭言兼愛實則爲我也楊之爲我不肯損己以利天下而釋則并取天下之利墨之兼愛猶曰施由親始而釋則冤親平等是其害尤甚於楊墨也

聖賢之求道以明人倫也棄人倫以求道則非吾所謂道聖賢之存心存其孝弟之心也舍孝弟以言心則非吾所謂心人生天地間只有見在之身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身存則道存身沒則名存名存道亦存也前生後生於吾何與安有輪迴之患哉本無輪迴而輒自恐怖是爲妄想以輪迴恐怖人是爲妄言蔑倫之人天所不祐忘親而求免墮落乃眞墮落也雖日談心性奚益且夫田鼠爲鴽爵入大水爲蛤物或有之唯人獨否人所以異於禽獸也自有輪迴之說而人且入于畜生矣畜生亦轉而爲人矣人雖甚不肖豈有甘心儕于禽獸

者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出家者并父母而遠之其知識亦何異於禽獸哉吾故曰是不足與深辨也去其輪迴之想可矣

潛研堂文集卷二

門人袁廷檮校字

嘉定錢大昕

說

中庸說

中庸之義何也天地之道帝王之治聖賢之學皆不外乎中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堯之傳舜曰允執其中而舜亦以命禹洪範九疇天所以錫禹也五居九疇之中故曰建用皇極皇極者大中之謂也孔子作易十翼彖傳之言中者三十三象傳之言中者三十其言中也曰正中曰時中曰大中曰中道曰中行曰行中曰剛中曰柔

中剛柔非中也而得中者无咎故嘗謂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中而已矣子思述孔子之意而作中庸與大易相表裏其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言其體也曰君子而時中言其用也此堯舜以來傳授之心法也堯舜以來言中不言庸孔子之言中庸何也曰說文庸从庚从用庸之言用也中者天所命之性而用之在人自天言之謂之中傳曰民受天地之中是也自人言之謂之中庸唐虞相傳皆曰執中而孔子申之云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然則中庸卽執中之義矣故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中無定體而執中莫

如隨時時中者中之用也雖然時中惟聖者能之而擇中而執之則人皆可勉中之所在善之所在也故亦謂之擇善聖人之教人也欲使知愚賢不肖之倫去其過不及而歸於中故示之以從入之方曰擇乎中庸擇也者能不能未定之詞也擇之而得之得之而固執之久之而無時之不用其中此之謂時中此之謂依乎中庸矣然則何以復言中和曰未發爲體已發爲用發而中節者合乎時者也天有四時順其序謂之太和人有七情中其節謂之中和中以和爲用非時則不和故博雅訓庸爲和而中庸一篇首言致中和中和卽中庸也以

道體言之曰中和以入道言之曰中庸言固各有所當已然則先儒何以訓庸爲常曰凡物之失其常者不可以用其可常用者皆中道也一人之身其分子臣弟友其境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位不同而各有常然之道常然者合乎時者也時然後行謂之庸德時然後言謂之庸言故曰君子素其位而行素其位者時中之用也在易六爻之位二多譽四多懼三多凶五多功然而當其用者三四有時而吉失其用者二五有時而凶所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者也乾之用九戒之以天德不可爲首懼其過剛而失中也坤之用六戒之以永貞懼其

過柔而失中也六十四卦不外乎時中而乾坤特言其用故曰易與中庸其理一而已矣

履卦說

履象上天下澤天極其尊澤較地而逾卑上下各安其位而無覬覦之心此守成極盛之象也五居尊位四陽輔之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具大有爲之資無自暇逸之志安乎利有攸往矣而夬履之厲聖人惕然戒之何哉陽健於上陰說乎下有將順而無匡救孔子所謂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若是者雖正亦危況未必皆正乎兌之義主乎說以一陰加二陽之上二陽

不能說君而六三一陰獨專之上下相說說且不解上不知其眇且跛也而委以視履之柄下亦忘其眇且跛也而矜其視履之能力少任重窮大失居非干覆餗之刑卽致負乘之寇不特自詒伊慼抑且禍及國家矣故於彖有不咥人之戒而於六三著咥人之凶

冕衣裳說

論語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又云見冕者與瞽者魯論冕皆作絻按士喪禮衆主人免於房喪服記朋友皆在他邦袒免先儒以爲免象冠廣一寸用麻布爲之免亦作絻齊衰服之重者絻服之輕者舉其至重與至輕者

而五服統之矣先言齊衰後言絻言之序也古者冕絻二字多相亂說文冕或作絻曾子衣服釋絻盡有法度荀子乘軒戴絻卑絻黼黻史記禮書郊之麻絻文選注引大戴禮絻而前旒所以蔽明也是冕之訛為絻也論語冕衣裳者是絻之訛為冕也包咸乃以冕為大夫之服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非助祭於公無服冕之時且不獨大夫也天子視朝以皮弁田獵以冠弁諸侯視朝以元冠非朝覲祭祀會同不冕也夫子不助祭於公何為見冕衣裳者乎經以冕衣裳與齊衰與瞽者並舉則冕之為絻審矣古論又作弁弁亦大夫士之祭

服非燕居之服惟周禮司服職云凡弔事弁絰服注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此以弁衣裳與齊衰同言意者其弁絰乎弁之與絻制雖不同其爲凶服一也

禘嘗說

宗廟之禮莫重乎禘嘗禘嘗皆時祭也四時皆祭而春秋爲大故祭統謂之大嘗禘禮家恆以禘嘗與郊社並言曾子問云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又云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祭統云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中庸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郊特牲篇首亦先言郊社稷次及禘嘗禘嘗之義大矣郊社禘嘗之祭歲

常行之故禮家以是爲大而三年五年之禘祫不及焉
爲其不常舉也祭義郊特牲皆稱春禘秋嘗而王制祭
統則云春礿而夏禘周官大宗伯詩小雅又有祠禴而
無禘漢儒彌縫其義以春禘爲夏殷之禮又或破禘爲
禴以予攷之禘者大祭之名不必拘於一時時祭以禘
嘗爲大而禘有樂嘗無樂則禘又大於嘗古者於禘也
發爵賜服饗孤子於春祠行之故曰春禘亦或於夏禘
行之夏之始可以承春故也一歲之中惟禘嘗爲大其
它二祭則禮差省矣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又曰孚乃利用禴先儒以禴爲祭之薄者蓋禴而不行

禘禮者也中庸稱武王周公之達孝先言春秋修其祖廟後言禘嘗之義則春禘秋嘗固周制矣而以爲夏殷之制其不然乎說中庸者或以禘爲三年大祭證以祭義祭統郊特牲諸篇之文知其爲時祭無疑

閏月說

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所謂歸餘者謂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爲閏非歲終之謂也何以言之春秋經傳書閏月者九襄九年閏月杜氏謂門五日之訛其餘八閏惟成十七年閏月昭二十二年閏月傳文上有十二月其在歲終無疑襄二十八年經書十有二月甲

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何休云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但經傳無明文何以意推之今不取若文六年閏月不告朔傳在冬十一月之後則未知其在十一月與十二月與僖七年閏月惠王崩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哀十五年閏月渾良夫與太子入經傳皆上有冬字則未知其在十月與十一月與十二月與文元年閏在三月昭二十年閏月殺宣姜傳文上有八月下有十月故孔氏以為閏在八月後此兩閏不在歲終傳有明文也然則春秋何以識閏三月曰漢志文公元年閏餘十三閏當在十一月後而在三月故傳曰非禮此據三統歷言之也杜預云於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

於今年置閏此據長歷言之也漢志謂失之前杜氏謂失之後兩說不同要非以其不在歲終而譏之也然則秦漢何以書後九月曰此秦法非古法也秦法應置閏者置之歲末漢初猶因之蓋傅會左氏歸餘於終之文而失之者也謂爲秦法有徵乎曰漢人固言之矣續漢志延光二年尚書令忠上奏謂漢祖受命因秦之紀十月爲年首閏常在歲後不稽先代違於帝典是也

古同音假借說

漢人言讀若者皆文字假借之例不特寓其音并可通其字卽以說文言之鼃讀若詩不與我戍許春秋之

許田許男許沖上書闕下不必从邑从無也鄦讀若薊禮記封黃帝之後於薊漢書地理志有薊縣不必从邑从契也璹讀若淑爾雅璋大八寸謂之琡卽淑之誤不必从玉从壽也珣讀若宣爾雅璧大六寸謂之宣不必从玉从旬也赹讀若煢詩獨行煢煢不必从走从勻也趞讀若匍詩匍匐救之誕實匍匐不必从走从趞也丮讀若戟春秋傳公戟其手不必作丮也檷讀若柅易繫於金柅不必改爲檷也勼讀若鳩書方鳩僝功不必改爲勼也慴讀若疊詩莫不震疊不必改爲慴也奡讀若傲書無若丹朱傲不必改爲奡也橾讀若藪攷工記以

其圍之防捐其藪不必改爲樸也屡讀若僕孟子僕僕
爾亟拜不必改爲屡也闢讀若闌漢書闌入字不必改
爲闢也娿讀若阿史記阿保字不必改爲娿也𢆉讀若
愆今經典辠辛字皆作愆刱讀若創今經典刱業字皆
作創亼讀若集今經典亼合字皆作集𡍮讀若逵今詩
正作逵翌讀若皇今周禮正作皇翇讀若紱今周禮作
帗帗與紱亦同也芮讀若汭詩芮鞫之即韓詩作汭是
芮汭通也瞿讀若句春秋鸜鵒說文作鴝鵒是瞿句通
也雁讀若鴈今經典雁鴈亦通用也說文又有云讀與
某同者如莫讀與蔑同今尚書莫席正作蔑字畐讀與

聶同今春秋聶北正作聶字卟讀與稽同今尚書卟疑正作稽字雀讀與爵同𢻫讀與施同今經典鳥雀字多用爵敷𢻫字皆用施𤔌讀與隱同孟子莊子皆有隱几字不作𤔌以是推之許氏書所云讀若云讀與同皆古書假借之例假其音并假其義音同而義亦隨之非後世譬況爲音者可同日而語也近時尊信說文者知分別部居之不可雜欲取經典正文悉改而從許氏之體是又未諭許君通假之例矣

古今方音說

古今之方音不相遠也定母之仄聲北人讀如端母則

詩麟之定定之方中殿天子之邦其濫觴也斷有徒管都管二切檮有倒音鈍與頓通訂本徒鼎切而今譌爲丁定切非端定之合乎羣母之仄聲北人讀如見母則詩叔善射忌良士瞿瞿是也卷有拳音厥有橛音其有基音非見羣之合乎澄母之仄聲北人讀如知母古書中與仲通著即箸字又有張略直略二切非知澄之合乎竝母之仄聲北人讀如邦母春秋紀子帛即紀子伯吳越春秋帛喜即伯嚭尚書於變或作於卞比有必履毗至二切背有補妹蒲昧二切敗有北邁薄邁二切非邦竝之合乎從母之仄聲北人讀如精母則詩其車既

戴禮虛坐盡後是也稱有子計在詣二切漸有慈染子廉二切踐讀如翦曾讀如層非精從之合乎定母之平聲北人讀如透母則詩蠶月條桑始之矣子之湯兮湯讀如蕩徹彼桑土土讀如杜佛書國土淨土皆讀杜音他有駝音墮有妥音非透定之合乎並母之平聲北人讀如滂母史記抱之山中抱即拋字番有婆潘二音吳人呼髀爲髈非滂並之合乎從母之平聲北人讀如清母則古書造次從容之類又不一而足也

納音說

六十甲子納音所屬五行沈存中筆談陶九成輟耕錄

皆習其說然所引者僅唐以後之書又多傅會難信予著疑有年適讀抱朴子云按玉策記及開名經皆以五音六屬知人年命之所在子午屬庚卯酉屬己寅申屬戊丑未屬辛辰戌屬丙巳亥屬丁一言得之者宮與土也三言得之者徵與火也五言得之者羽與水也七言得之者商與金也九言得之者角與木也玉策記開名經乃漢魏人所撰始知納音果是古法而所謂一言三言五言七言九言得之者猶未曉其何義丁酉冬至前五日偶往婁東舟中攜抱朴內篇反覆思之忽得其解蓋納音之原實出於納甲納甲者以十干配八卦乾納

甲壬坤納乙癸震長男而納庚巽長女而納辛坎中男而納戊離中女而納己艮少男而納丙兌少女而納丁又以十二支配八卦乾納甲子壬午坤納乙未癸丑震納庚子午巽納辛丑未坎納戊寅申離納己卯酉艮納丙辰戌兌納丁巳亥京君明干令升之徒用以說易春秋傳周史筮陳敬仲得觀之否知其當代姜姓有國先儒謂六四辛未未爲羊巽爲長女故曰姜則布干支於八卦古法已有之矣納音者又以六十甲子配五音三元運轉還相爲宮而實以震巽坎離艮兌六子所納之干支爲本五音始於宮宮者土音也庚子庚午辛丑辛

未戊寅戊申己卯己酉丙辰丙戌丁巳丁亥乃六子所
納之干支故爲五聲之元於行屬土於音屬宮所謂一
言得之者也戊子戊午己丑己未丙寅丙申丁卯丁酉
甲辰甲戌乙巳乙亥於行屬火於音屬徵戊至庚己至
辛丙至戊丁至己甲至丙乙至丁相隔各三位故曰三
言得之也丙子丙午丁丑丁未甲寅甲申乙卯乙酉壬
辰壬戌癸巳癸亥於行屬水於音屬羽丙至庚丁至辛
甲至戊乙至己壬至丙癸至丁相隔各五位故曰五言
得之也甲子甲午乙丑乙未壬寅壬申癸卯癸酉庚辰
庚戌辛巳辛亥於行屬金於音屬商甲至庚乙至辛壬

至戊癸至巳庚至丙辛至丁相隔各七位故曰七言得之也壬子壬午癸丑癸未庚寅庚申辛卯辛酉戊辰戊戌己巳己亥於行屬木於音屬角壬至庚癸至辛庚至戊辛至巳戊至丙巳至丁相隔各九位故曰九言得之也土之音至徵火水則稍有音矣金木則音漸著矣土一火二水三金四木五此五音由微而著之序也數始於一言一言者宮也土音也乃以為音母隔八位而復得本母三八二十有四而嬗於金以商為母金嬗於火以徵為母火嬗於水以羽為母水嬗於木以角為母其相生遞轉之序皆與宮音同凡六十甲子再終百有二

十而復於始還相爲宮循環無端要皆本於納甲而用六子不用乾坤猶之八卦方位以震兌坎離居四正而乾坤退居無事之地也沈存中所推娶妻生子隔八相生之說葢已略見一斑而未明乎立法之原意謂數必自甲子始不知其實始於庚子午也於易蠱之彖曰先甲後甲巽之五曰先庚後庚甲者納甲之始庚者納音之始也誰謂納音非古法哉若陶九成所引諸說支離穿鑿不合於古儒者所不道也

星命說

中丞汪公稼門今年五十有八公生於乾隆癸亥月甲

寅日己巳時癸酉術者言現行申運申寅巳相刑又值庚申歲恐不利公雖不信而未免見諸吟詠鄭僩遠寄予因憶庚辰春與朱石君先生同事禮闈石君好談命詢予八字予辭之曰頃新安友言現行巳運巳爲祿堂又犯三刑來年辛巳必無幸矣石君曰八字當論大局刑衝未足爲病足下不久當遷官斷無意外慮也已而果如石君言今忽忽又四十年三刑之不驗予旣親試之矣願公之勿介意也昔呂才祿命篇但論年月李虛中輩始論日時較之古法爲密然以四海之大生齒日緐而八字之變不過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則年月日時

之相同者多矣八字同而智愚貴賤必有大不同者豈子平膠固之術所能前知而槩論乎由月起運其理本屬難信就令可信亦當以十年爲一運謂一字管五年者術家謬浪之談也公於戊運旣利而戊申納音亦土也歲直庚申土金相生何不利之有聖賢知命而又能立命故不爲禍福所動公誠內省不疚出其所學以仁壽斯民享大年膺多福固分內事耳子平淺術本不足道卽以其術推之亦無不利故書以復公願公之勿介意也

晦之字說

吾弟大昭更其字曰晦之請予爲之說且告曰古之爲字所以表德也人之材質剛柔靜躁不能無偏善學者能救其偏而復於中名之於字也亦然有以相承爲義者由之字路啟之字開是也有以相反爲義者哆之字斂黑之字皙是也唐宋大儒如昌黎考亭之字皆若慊然不自足於其名而欲斂退以藏其用者古人之不務夸如此今吾名大昭而字以宏士吾懼其近於夸也故更之予曰甚矣晦之之善學也學以明天下之理天下之理有所知必有所不知因其所知而及其所不知雖晦明也強其所不知以爲知久之遂以爲無不知雖明

晦也楊子雲之擬易論語王介甫之新經義字說皆以古聖賢自待矣後之人亦嘗許之否乎夫一人一家之書豈足以盡天下之理而欲強天下之人從己自信愈堅而其蔽愈甚向之所夸者適足以滋譏爾易曰豐其蔀日中見斗豐之卦內明外動恃一己之智以爲天下莫己若而動而多悔人所共見己莫之見焉此未知用晦之義也晦之勉乎哉有晝無夜百物奚以生有朔無晦歲功奚以成有作無息人心奚以寧水自以爲無滓而泥沙點之鏡自以爲無欺而塵埃掩之勿逐物而汝汝勿墮行於冥冥亟返吾樸善藏爾名晦之曰有是哉

請逃以爲座右之銘

潛研堂文集卷三

門人袁廷檮校字